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勇士傳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90248284

勇士傳

下

(台灣) 劉馬紫烟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RBF 95

/09

I247.5
3279
2

图字 16-2000-00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勇士传/司马紫烟著.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1.6

(司马紫烟作品集)

ISBN 7-80641-397-9

I. 勇... II. 司...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9134 号

司马紫烟作品集

勇士传 (上下)

司马紫烟 著

责任编辑: 高修俊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中牟胶印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523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80 册

ISBN 7-80641-397-9/I·072 定价: 36.80 元

目 录

二 十	择偶之论	智审敌虏		(331)
二十一	西出阳关	遭杀之谜		(349)
二十二	螳螂黄雀	借刀杀人		(367)
二十三	欲讨公道	鬼康丝罕		(386)
二十四	金圈迷雾	真假公主		(405)
二十五	易老惨死	同仇敌忾		(424)
二十六	上当学乖	途穷末路		(442)
二十七	瓮中薰鳖	将计就计		(460)
二十八	除恶未尽	问罪峨嵋		(479)
二十九	火海逃生	裸浴联姻		(499)
三 十	以假乱真	干柴烈火		(516)
三十一	天池尊者	涉险闯宫		(535)
三十二	神雕雪奴	毒宫卧底		(554)
三十三	天魔女阵	采阳驻颜		(570)
三十四	权衡利弊	梦蝶蛊惑		(589)
三十五	揭穿阴谋	排除异己		(607)
三十六	龙宫内讧	梟父遭报		(625)
三十七	天魔八吼	色相杀魔		(643)

二十 择偶之论 智审敌虜

俞士元闻言一怔道：“是真的吗？”

吴韵珊泪水盈眶，哽声道：“那个刘凯自杀了，他既不愿负恩，又无力抗命，只有一死了之，在垂死前，他不会说假话的！”

俞士元沉默片刻才道：“韵珊！人之相知贵在心，你应该明白我，自从在成都凌家见到你不平凡的表现后，我就心许你为人世第一奇女子……”

吴韵珊泪眼婆娑地道：“你只欣赏我的才华吗？”

俞士元微微一笑道：“韵珊，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并非没有，但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一个女子要引起我的注意，必定要令我有动心之处，我不是自傲，但自我有生以来，我不想凌驾于别人之上，但也不曾作第二人想！”

吴韵珊收泪一笑道：“这一点我明白，我自己也是这种人！”

俞士元又道：“所以我要求偶，也必须找个绝顶的对象，以前我曾经发誓，若不得妇于绝色，宁可终身不娶！”

吴韵珊微感失望地道：“以你的条件，是应该有这种抱负的！”

俞士元笑道：“可是见到你之后，我的想法又改变了，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雪肤花貌，沉鱼落雁，最多也只有二十年的芳结，以后还不是鸡皮鹤发，与常人无异，何况绝世姿容也只能惑人于惊鸿一瞥，终日相对，总有令人腻味感觉，如果这个美人除了姿容以外别无所有，那就更难使此情隽永了。”

吴韵珊笑笑道：“这倒不难，从来佳人多颖悟，绝代风华并不是仅靠姿容，自有风情万千，才能使男人神魂颠倒。”

俞士元摇头道：“难，美人代代有，传者有几人，所以西施、王嫱能流传千古者，就是因为她们美而慧，数百年来，仅此二三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再者，韶华易逝，我若求之以色，到了美人迟暮的岁月，反而使双方都难过。”

吴韵珊道：“你是个男人，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美人代代有，常将新人换旧人，你就不会乏味了。”

俞士元苦笑道：“你是在骂我了，我有好色之心，却非好色之徒，我要的是个终身的伴侣，不是穿衣服，一件旧了再换新的！”

吴韵珊道：“那就真的难了，又要美如天仙，又要聪慧解意，这还有点可能，却不能永保芳华长驻呀！”

俞士元道：“所以我觉得以前的想法错误，佳人易得，才人难求，保证有无际的才华是永远不会衰老的，而且随时而进，使人有永远探索不尽的乐趣……”

吴韵珊有点得意地道：“这种人上哪儿去找呢？”

俞士元笑道：“韵珊，你又装傻了，你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梦寐以求，终生相守，至死不渝的理想伴侣！”

吴韵珊从没有听过这样赤裸的表示，倒是有点愕然道：“我真不敢相信！”

俞士元道：“我相信你早就知道了！”

吴韵珊道：“不，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妄求你会对我这样说！”

俞士元道：“在参加今天的决斗前，我把后事见托，将丐帮与老父的侍奉责任都交给你，我已经是这样决定了。”

吴韵珊道：“可是你从未对我表示过。”

俞士元羞赧地道：“别以为我的力气大，我的勇气却并不足，尤其在这方面，我一向是个弱者，今天我敢告诉你这番心中的话，还是受了宇文琼瑶的鼓励，她说男子汉大丈夫，要敢作敢为敢爱，我才鼓起勇气对你说了出来。”

吴韵珊不自觉地依靠着他，兴奋地道：“谢谢你，千万分的谢

谢你，我一直在担心，如果你不要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现在在我放心了。”

俞士元伸出一只手揽着她道：“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可是有一件事，我要请你原谅，宇文琼瑶逼我立刻娶你，我没有答复她！”

吴韵珊道：“你心中既然不讨厌我，为什么不明白告诉她呢，这样反而省了多少麻烦，你们也不会决裂了。”

俞士元叹道：“我是真的不能娶你。”

吴韵珊脸色一变，俞士元忙道：“你别误会，我是说目前我不能这么做，至少在我担任丐帮掌门的身份时，我们不能结合！”

吴韵珊这才微微噓了一口气笑道：“我知道，这是不是为了崔法法的原故？”

俞士元摇头道：“崔故帮主之死你只是间接原因，尤其在今天这番谈话中，证明是蓝化鲲鹏搞的鬼，连你父亲都卸去了一大半的责任，何况这件事已经在君山大会中公决了，大家都决定不关你的事，丐帮的弟兄说一是一，这已经过去了。”

吴韵珊道：“那是为了什么呢？”

俞士元道：“为了凌无咎！”

吴韵珊脸色一变道：“跟他有什么关系？”

俞士元轻叹道：“他虽然已经跟你解除婚约，可是又到处宣扬此事，弄得尽人皆知，我如娶了你，将为天下所唾骂！”

吴韵珊怔了半天才道：“是的，我应该想到你已是天下武林人心目中的范式，你的行为必须没有半点瑕疵！才能保全这点完名！”

俞士元苦笑道：“韵珊！这么说你就太不谅解我了，我何尝是这种图慕虚名的人，我也不在乎别人的背后批评！”

吴韵珊道：“人家最多在背后说说而已，你如不在乎，还顾忌什么呢？”

俞士元道：“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却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

身在江湖，我就要遵从江湖道义的传统……”

吴韵珊默然不语，俞士元又道：“历史上有两个人很为我们所钦佩，那就是越女西施与丈夫范蠡之恋，他们有情在先，当时以范蠡的地位，并非不能将她留下。可是他为了本身的职责而没有这么做，因为西施之入选吴宫是为了另一个任务，范蠡在职一天，就必须摒弃私情，直到功成之后，才载美归于西子，成为千古佳话，这才是做人豪杰的作为……”

吴韵珊道：“这与我们之间不相同呀！”

俞士元道：“基本上的原旨是相同的，照武林的道义，我不能谋人之妇，我身为武林中一帮之主，就得坚守此一原则，好在我不愿栈此位，等我把目前这段纠纷告一段落后，立刻摆脱一切，与你终老田园，韵珊，你能原谅我的固执吗？”

吴韵珊默然片刻才点头道：“我明白，我很惭愧。”

俞士元摆手笑道：“韵珊！别再说了，我这个人也太别扭，但是我很幸运，遇到你这么个非凡的女子，我才敢告诉你这些，换了个庸俗脂粉，我不敢希望她会谅解，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无情的要求了。”

吴韵珊笑道：“那你倒错了，你对任何女人都可以如此要求。”

俞士元道：“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了解我的处境吗？”

吴韵珊笑道：“不必了解，女人分为聪明与愚蠢两种，聪明的人才需要了解，愚蠢的人以男人为所依，说什么她听什么，她认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还免掉你这番口舌的麻烦了，所以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确大有道理。”

俞士元也笑道：“看来我是选错对象了，我应该找个全无智识的蠢妇。”

吴韵珊笑笑道：“女人没有真正蠢的，只有对所爱的男人才会显得愚蠢，这一点你放心，不会太吃亏的！”

二人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一种因了解而生出的深浓情意，

相偎更紧了，远远有一条人影黯然离去！

可惜他们都没有看见，否则他们会发现宇文琼瑶满是泪痕的双颊，以及踉跄而行不稳的步伐。

回到了那所临时的总坛，丐帮的众长老都等得很着急。

南彪与薛娇娇也早已回来了，等得极不耐烦……

雷法尊迎上去道：“帮主回来了！属下等差一点就要找了去了！”

俞士元笑道：“你们怕我会有意外吗？”

雷法尊道：“人心难测，宇文琼瑶与帮主究竟是站在敌对地位上……”

俞士元笑笑道：“宇文琼瑶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她雄心万丈，还想维持她武林至尊的地位，就必须在公开场合中击败我！”

雷法尊道：“那是不可能的，属下等到今天才知道帮主除了天神勇外，还有一身超绝的武功，感到钦折万分。”

俞士元庄容道：“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勇力不足凭情，以武功而言，我更是差得远了，蓝梦蝶与宇文琼瑶都有足够的能力击败我！”

南彪不信道：“那他们今天何以都甘心认输呢？”

俞士元笑道：“他们双方都不是以我为决胜的对象，在没有把握击溃对方以前，他们都不愿显示本身的实力，才借我做个缓冲收场下台。”

南彪自然不信，可是俞士元不等他开口就问道：“凌长老回来了没有？”

俞光道：“刚回来，他要立刻去找相公，是我把他拦住了。”

俞士元道：“很好！叫他过来吧！”

因为俞士元交代凌恽任务时十分秘密，此刻见俞士元召见凌恽，大家都准备退下，俞士元道：“你们不要走，听听凌长老的报告，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处境有多危险，更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多么阴险！”

众人愕然留下，凌恽应召前来，见礼毕，俞士元问道：“你监视的结果如何？”

凌恽道：“帮主果然料事如神，蓝梦蝶撤退之后，岳阳楼前后左右，每一条道路上，都有他们的人乔装伺伏！”

俞士元道：“你不会弄错吗？”

凌恽道：“不会，属下都打听清楚了，那些人都是由外地前来，利用各种关系，寄寓在每一条通路上的店户中，不久以前，才相率离去！”

俞士元又问道：“他们的身份弄清楚了吗？”

凌恽道：“这批人为数甚众，约有近百人之谱，没有一个是江湖上露过面的，如果不是帮主事先加以指示，简直不知道他们会与蓝梦蝶是一气的……”

俞士元道：“功夫如何呢？”

凌恽道：“武功底子都很高，属下曾经派了两名四结兄弟，想拦下一个落单的，结果反为所伤，未能得手！”

俞士元道：“我不是交代过，无论如何，必须弄到一两个活口吗？”

凌恽道：“属下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马，埋伏暗处，暴起施袭，才抓到一个，现在藏在那家店中下房内。”

俞士元笑笑道：“你问过口供没有？”

凌恽道：“没有，属下不敢把他弄醒过来，也不敢带到此地来，因为那人身边有许多极厉害的暗器。”

俞士元点头道：“你办事很谨慎，这批人既是蓝梦蝶用来拦截群雄的暗桩，自然会有极妥善的准备，那是什么暗器？”

凌恽取出一个圆圆的铁筒道：“他身边有六具这样的东西，属下初步检定后，侦知是一种贮毒的容器，却不知如何使用！”

俞士元道：“韵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吴韵珊拿过来一看，但见那圆筒后面包着寸来长的皮套，放在

鼻子前嗅了一嗅，才笑问道：“四哥！你是否拆开来看过？”

凌恽道：“没有！帮主交代过，对不清楚的东西，不得擅动！”

吴韵珊道：“这是对的，我对这东西也不清楚，但按照事理，我可以作个推测，这筒中贮毒是不会错的，因为这皮套是鹿皮所制，用意在隔离毒物，可是筒外并没有含毒，这个皮套放在尾部有什么用呢？”

凌恽道：“我就是不明白，我取下皮套，发现筒底是一块活盖，抽开活盖，有一块刺满针孔的圆铁堵住……”

吴韵珊道：“那我就明白了。”

她取下皮套，套在另一头上，然后抽开活盖，朝大家道：“各位躲开一点！”

大家都闪过一边，她将筒底对着粉墙，手握皮套一挤，立刻由针孔中射出许多银丝状的细线！

这些细线射在墙上，立刻布满了圆桌面大小的一个圈子，每条银丝都陷成一个鸽卵大小的黑洞！

俞士元骇然道：“这东西真厉害，是什么玩意儿？”

吴韵珊道：“是一种胶水般的汁水，由十几种绝毒之物合成的，这种胶水见风即凝，变为极坚固的硬体，是利用那皮套挤压入气而喷射出来的，我的手劲不足，只能喷到墙上，如果一个练过武功的人来使用，射出的银丝足可透穿金石，而且那银丝质地极脆，一碰就碎，毒性又强……”

俞士元道：“我也看出来了，墙上的黑洞就是毒药腐蚀而成的，对砖石尚且如此，射在人身上，还会有命吗？”

吴韵珊又道：“这一筒可放射十次左右，每人带有六筒，总数计有百人之多，如果真用上了，今天会死多少人！”

众人俱为之骇然变色，只有俞士元笑道：“大概不服从他们的人，没一个能活着的！”

南彪道：“这蓝梦蝶的手段太毒了，今天真不该放过他！”

俞士元笑道：“他的目的在取宇文琼瑶的地位而代之，并不想真正杀死大家，所以不能逼他太急，留下他的活命，他才会撤走这些人，如果今天真杀了他，别人也活不成了！”

南彪低头不语，薛娇娇道：“俞帮主怎知他会有此一着的？”

俞士元笑道：“想当然耳，他就带了那几个人，居然前来赴会，助手又不太高明，一定就有充分的自保之策。”

薛娇娇叹道：“幸亏俞帮主洞悉先机，才没有酿成巨祸！”

俞士元庄容道：“我只是事后有先见之明，算起来还是失败的，像这种事，应该先加以防范，才能自保安全！”

吴韵珊道：“以后这方面的事归我负责好了，这套手法是我父亲想出来的，只有我比较清楚，我来对付比别人稳当些。”

俞士元笑问道：“你怎么知道是你父亲设计的呢？”

吴韵珊默然片刻才道：“我不怕说出来，整套构想是我的策划，除了我不知道使用的工具外，布置设桩都是我的主意，那时我的思虑还没有现在圆熟，可是蓝梦蝶居然采用了，可见他也不太高明，以后我相信能制得住他……”

俞士元微笑道：“幸亏你帮我们这一边，如果你继续为你父亲策划，加上个蓝梦蝶，我们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吴韵珊笑笑道：“所以宇文琼瑶对我未能释怀，一心想杀死我……”

薛娇娇忙道：“宇文琼瑶要杀你？”

吴韵珊微微一笑道：“她有这个意思！不过俞相公没答应！”

薛娇娇怒道：“这个人简直混账……”

俞士元笑着摆手道：“她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只是不了解韵珊的为人而已，慢慢向她解释，自然会使她明白的。”

说完又对凌恽道：“蓝梦蝶制人的手法是学自武林监督人的，你捉到的那个俘虏在我们手中绝对问不出消息。”

吴韵珊道：“那倒不一定，我有办法可以解除他的禁制。”

俞士元道：“也许你能，可是我们不能采取逼供的手段，那有背江湖道义，还是让宇文琼瑶去问口供吧！”

凌恽道：“帮主是要属下把人送去？”

俞士元点点头道：“不错！把这个喷毒的铁筒也带一个去，当面试验给她看后，再留下两支给她研究一下，叫她设法预防！”

吴韵珊道：“她防得了吗？”

俞士元道：“你防得了吗？”

吴韵珊道：“三天之内，我必然能研究出一套对付的办法！”

俞士元道：“她手下的能人也不少，你能做的事情，她未必不能做，你不能把她看得太简单了。”

吴韵珊笑笑道：“我知道她很不错，但是这方面我相信她差一点，如果她没有方法应付，我可以告诉她。”

俞士元道：“这也是应该的，目前我们同仇敌忾，不能再存私见，凌长老，你快把人送去，在那儿等一下，听听那个俘虏的口供。”

凌恽答应要行，吴韵珊道：“四哥！等一下，这样子不行的……”

凌恽果然站住了，俞士元皱眉道：“韵珊！你还是想自己讯问吗？”

吴韵珊笑道：“你不要我问，我自然不会问，可是这个俘虏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关系，我不能糟蹋一条可靠的线索！”

俞士元皱着眉头道：“韵珊，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吴韵珊道：“他所说的一切我都想知道，但是我怕人交到宇文琼瑶手中后，一点消息都问不出来，那就太可惜了。”

俞士元道：“这点办法她总是有的。”

吴韵珊笑道：“她再大的本事也无法从死人口里问出消息吧！”

俞士元一怔道：“你这话是怎么说呢？”

吴韵珊道：“蓝梦蝶能放纵这些人自由行动，必然有特殊的控制方法，这些人如果被俘虏了，第一件事一定是自裁求死！”

俞士元道：“这倒是可能的！”

吴韵珊道：“最简单的求死方法莫过于将毒药藏入一颗牙齿中，轻轻一咬就破，而我们要他开口，势必解除他的禁制！”

俞士元笑道：“有什么方法预防呢？”

吴韵珊道：“我就利用这个考考宇文琼瑶吧，四哥把人送给她时，不妨将这些情形告诉她，如果她没有办法，就把人带回来。”

凌恽答应着走了，俞士元这才对他们在宇文琼瑶宅中所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只是略去了宇文琼瑶逼他速娶吴韵珊的那一段，众人听得又惊又诧，最后听说宇文琼瑶又与俞士元闹翻的事，南彪忍不住怒道：“这个女子简直混账，她受了这么大的教训，还是不放弃她的梦想，俞老弟，早知如此，你今天不该帮她解围由她随蓝梦蝶拼个死活去！”

俞士元一叹道：“我不是帮她的忙，而是帮自己的忙，她到底比蓝梦蝶正派一点，她失败了，蓝梦蝶势必将全力对付我们，她成功了，蓝梦蝶安排了这批人会我们将我们一网打尽，说来说去，今天都不能让他们拼下去！”

吴韵珊道：“所以我要把俘虏跟那喷筒送到宇文琼瑶那儿去，叫她知道蓝梦蝶的厉害，希望她能知所警惕而改变……”

俞士元道：“不可能的，她的武功实力未展，但是从她的态度与决心看来，我今天的表现并不足压倒她！”

吴韵珊道：“不过她也不知道你的武功究竟到什么境界，她也没有稳胜你的把握，所以她要求将来跟你秘密斗一场，因为她输不起！”

薛娇娇轻叹道：“这一定是场精彩绝伦的搏斗，只可惜我们没眼福……”

俞士元眼望吴韵珊道：“等蓝梦蝶解决后，我与她一斗难免，但是我绝不与她秘密决斗，她输不起我可输得起！”

吴韵珊知道这是俞士元专为说给她听的，用以表示对她的深

情不变，心中很感激，口中却说：“俞相公，我觉得不必如此，她是个很要强的女子，何必要叫她当众下不了台呢？还是你们俩人私下决斗的好！”

俞士元笑笑道：“你好像认为我一定能胜她似的。”

吴韵珊道：“我们都不希望你输给她！”

俞士元道：“等我们动手时，胜负已无关紧要了。”

吴韵珊道：“不！今天你在武林中的身价已超越武林监督人之上，很多人视你为希望的象征，景仰你，尊重你，却不是为了你的武功，而是为了你反抗武林监督制度的勇气，你绝不能半途而废，为了某些原故而改变初衷，使大家失望。”

俞士元道：“武林监督制度到了她手里会合理多了。”

吴韵珊道：“问题并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如果你可胜而不胜，你会终生耿耿于怀，毁了你的一生。”

俞士元道：“会有这么严重吗？”

吴韵珊道：“是的，凌无咎就是一个例子，他不是个没志气的人，就是牺牲太多而毁了自己，变得不像个男人了。”

俞士元微微一笑道：“你错了，凌无咎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是别人对他的期望与压力太重，才把他逼得如此，至于我，这一生追求的不是虚名，而是一种理想，因此到了我该有所贡献时，我不是牺牲而是一种解脱！”

吴韵珊一怔道：“你准备输给她？”

俞士元微微一笑道：“力不能及，我自然认输，力能及，我会让她明白是故意输给她，这样她会时时警惕而求更好的表现了。”

吴韵珊道：“既然如此，你当初何必反对她呢？”

俞士元道：“我反对她是我的责任，我成全她也是我的责任，武林中是应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维持秩序与和平，但绝不能用以往的那种方式，我的反对只是促成改变方式的手段，平心而论，我是赞成的！”

吴韵珊道：“你为什么不让大家自己来维持次序与和平呢？”

俞士元笑笑道：“能这样固然更好，但那要耗费我毕生的努力去维持它，而且只能维持到我有生之日，这个代价太大，而收获太少，我不是圣贤，不能把一生用于这无尽的奉献，我必须为自己打算一下。”

吴韵珊心中感到很甜蜜，这是俞士元对她的保证，绝不恋栈江湖浮名虚誉，功成身退，就是他们俩的优游岁月了。

于是她微微一笑道：“相公！好像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人能接替你的工作了。”

俞士元一笑道：“有的！还有你！”

吴韵珊一怔道：“我？那不是开玩笑吗，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

俞士元笑道：“经过这几次的风云际会，你已经是江湖上的名人了，以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能令江湖群豪慑魂丧胆，可见你的成就尤超过任何一人……”

南彪立刻附和道：“这话有道理，洒家一生中从不服人，可是对俞老弟与吴小姐，却佩服得五体投地！”

吴韵珊轻轻一叹道：“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小聪明，但是我并不想出头，因为我毫无自保的能力，名气越大，丧命的机会也越多。”

薛娇娇不同意道：“在巫山你斗过黑狐智化，在君山你斗过宇文琼瑶手下的侍女绿影，甚至连宇文琼瑶也着了你的道儿，这些一等一的高手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吴韵珊道：“那是他们把我也当成了同样的高手，我才有机会能在他们身上玩花样，其实只要有一个稍会武功的人，就能要了我的命！”

薛娇娇道：“那不可能吧，绿影就是对你施展武功，结果反而折在你手下，你并非不懂武，只是没练过武而已。”

吴韵珊道：“懂得与练过是两会事，我举个例子好了，一个普通

人拿了一张弓，一枝箭，在二十丈以外对你射来，你练过武功，可以毫不在乎，我就只有闭目受死，我只会一点毒药的常识，除了面对面，我就毫无办法！”

薛娇娇怔住了，俞士元笑道：“你永远不必担心这种事，因为与你作对的人，都是绝顶高手，绝不会想利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你的！”

吴韵珊凄然一笑道：“以前也许没有人会注意我，而我一直去找那些知名的厉害人物作对，也是知道他们不会用这种手段来报复我，可是现在就不同了，我的父亲就会，也只有他知道用这种方法对付我是最有效的。”

众人不禁都为之默然，因为吴次仁已经有过一次暗害她的行动——命令宇文琼瑶的家人点燃火药！

薛娇娇安慰她道：“不会的吧！你父亲下手的对象是宇文琼瑶……”

吴韵珊凄惋地摇头道：“不！我问得很清楚，我父亲与蓝梦蝶虽然将俞相公与宇文琼瑶列为敌对的人物，都不想用这种方法杀死你们，认为杀死你们太容易，并不足使天下人慑魂丧胆，也不能造成他们在武林中超然一切的尊崇地位，甚至于会激起大家的反感，只有对付我，我父亲才不惜出此下策！”

说完又苦笑一声道：“俞相公，你把我邀到宇文琼瑶的家里去，原是想利用我的关系，使我父亲不至绝情下手的，谁知反而促使他更速下手，这是你没想到的吧！”

薛娇娇道：“我不明白你父亲为什么偏偏要跟你过不去呢？”

吴韵珊一叹道：“我父亲以前太低估我的能力，更没有想到我会站在与他作对的立场，所以他与蓝梦蝶策划的许多事，我都知道了，我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俞士元问道：“为什么以前他不对你下手呢？”

吴韵珊道：“以前他不相信我会真的背叛他，更不知道我有如此杰出的表现，今天我们见了面，他知道我已不会再回到他那边去